

大学时代的终场战事

——读唐娜·塔特的《校园秘史》

◎ 陶媛媛

笔都是万宝龙,满满的,十几支。地上铺着东方小毯子,橱柜上陈列着瓷器,墙上悬挂着珠宝般精巧的微型画。简直就像一座小型拜占庭风格的教堂,到处都是金粉和镶嵌饰品。跟这一切上等调调的课堂装饰相得益彰,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亨利·温特的希腊语造诣,他不但能跟朱利安教授以希腊语交流艰深的学术问题,连兴趣爱好都特别高雅,连另一名阔少同学弗朗西斯·阿伯纳蒂从欧洲旅行回来想给他带点伴手礼,都只能是希腊语拓片之类的古董书。

再说每个人的衣着。亨利通常穿深色的英式西服套装,带一把雨伞。弗朗西斯的穿衣风格是带有法式滚边的的浆挺衬衫搭配黑色长外套,有时甚至戴着一副夹鼻眼镜,简直是孟德斯鸠再世。在这个“充斥着香烟和黑暗的诡异世界里”,在这个“充斥着伪知识分子和颓废青少年”的校园里,他们“就像是来自寓言中走出来的人物,或者像某个被人遗忘的游园会上走出来的已经辞世很久的人”。这个特别班小团体的生活方

式是拜占庭风格:不理睬周围的一切,像钟表那样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着,一丝不苟地安排着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大学时代,是一个人确认自己人生观和审美观的好机会。服装、书籍、食物等各个方面的喜好,会在这一时期养成。有的人甚至终生保持大学时代的发型。因为一个人在这段时期最容易达到心志的高峰,在人群中,在书中,在想象中,构筑过作为人的最光辉的形象,最高杆的标准。所谓心高气傲,多是发生在这个时期。走出象牙塔之后,作为人的标准会逐渐世俗化、庸俗化、实用化。在这本书里,还没等毕业,书中人皆已被满入世的尘埃,感到无处可逃,无路可走,执念太深,以至于走上极端,一错再错。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这个特别班里的学生们,尤其是其中最为出众者亨利,终生未能离开希腊语的梦幻课堂,终生未能毕业——或者他根本就不希望自己毕业吧!于是这涉世之初的第一个故事,就成了一生中唯一的一个故事。



活有着云泥之别。高中毕业后,他去当地一所大学读了两年希腊语,但这其实得益于他选了医学预科。父母希望他拿个更实用的文凭,他却一心向往英格兰,鬼使神差地被新英格兰区,也就是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汉普顿大学的宣传小册子迷住,申请了助学金,怀里揣着五十美金就去了佛州。此州别名“绿岭之州”,以优美的景色著称,与成片的住房开发区的加州不同。这就像一个出生于西北内陆村镇的考生向往京城静谧优雅的北大未名湖那般,以为去了京城或许就能听到“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

可这所大学的规矩却没什么道理:唯一的希腊语老师朱利安教授

每年只收五名学生,而且对学生非常挑剔。刚进大学,还没选课,就遭受莫名歧视。校园中是有三六九等的,名师的课不是谁都有机会去听的。朱利安教授本学年已经收满五名好学生,外来生理查德远远望着那五个人——四名男生,一名女生——“从远处看,他们和其他学生没有什么不同。但你走近一点观察,就会发现,他们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群人,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像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每个人都像是从图画或小说里走出来的人。”即使遭到排斥,也依然向往着——这就是朴实的加州青年理查德。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扎实的希腊语基础和执着的努力,再加上一点好运,理查德成功地“挤”进了这个班,也开始真正地认识了这个虽然身处校园却仿佛遗世独立的“小团体”。

先说教室吧。上课的房间是朱利安教授的办公室,课桌是一张大圆桌,上面杂乱地摆放着茶壶和希腊语书籍。房间里到处都是花,玫瑰尤其芬芳,混合着佛手柑、中式红茶和樟脑墨水的香味。笔筒里的墨水

光从何处来

——读《你里头的光》

◎ 王宏图

学同窗,陈米海钟情于高红梅,高红梅痴迷着齐国耀,而齐国耀偏偏暗恋着阮霏。少男少女迷乱的情感纠葛在“文革”波诡云谲的背景下则变得极度扭曲,织成了一个难以走出的迷宫。齐国耀纠结同伴组成的“兄弟帮”陷入了凶险的政治漩涡,日后他背负着难以卸下的十字架,因政审不合格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后转入商界,一度暴富,但转瞬间便从财富的峰巅跌落到低谷,外出躲避蜂拥而至的债主。颇富戏剧性的是,正当陈米海了却夙愿,与高红梅共享鱼水之欢之际,齐国耀竟在一场意外中坠楼而死。

齐国耀的死并未了结他们这辈人的恩怨,相反却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将多年封存其间的浓酽的仇恨源源不断地释放了出来,由父辈传到子辈。他的儿子齐梦飞因目睹母亲与陈米海偷情,便愤然走上了为父复仇的不归之路。他不择手段地为难、羞辱陈米海的女儿陈小安,最后竟将她绑架,听任同伙奸污了

她。在那一刻,他似乎是如愿以偿,完成了复仇的使命,但也使他自己年轻的生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无独有偶,严杰为父亲严英杰向刘建东复仇构成了作品中的另一条主线。当年刘建东借为严杰母亲叶美丽解决工作转正的难题,乘人之危占有了她;严英杰遭批斗之际,得知此事后绝望自杀。严杰成年后,成了身居副市长高位的刘建东的秘书。他在刘建东宿敌的撺掇下,揭开了学校因建筑墙体倒塌而暴露出的贪腐的盖子,并且偷偷将刘建东的药瓶清空,在其发病之际无药可救,直接将他送上了黄泉路。但造化弄人,酿造出人世间最为残酷的悲剧:当严杰获悉刘建东是其生身父亲后,忍受不了这一震撼性的打击,狂乱中重蹈严英杰的覆辙,自杀身亡。

在这喧嚷纷扰、快意恩仇的世界之中,被污辱、被伤害的少女陈小安的形象显得尤为醒目。她虽长相平平,但善良无比,对齐梦飞暗怀爱恋之心。齐梦飞一次次对她横加欺

凌,最后绑架了她,欲置她于死地而后快。她尽管饱受伤害,但内心的爱并没有全然泯灭。她身处尘世之恶的包围中,但恶并没有征服她,没有同化她。相反,经过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她觉得有一股新生的力量在体内生长,“她的心还是热的,她的心没有冷硬”。正因为有了爱,她可以无所畏惧地面对世界,面对自我。最后她违拗了父亲的意愿,放弃了加害于人的恶念,在法庭上坦然翻供,否认齐梦飞曾强奸她。在那一刻,她的生命达到了令人眩目的高度,无所畏惧,如圣女一样高踞在污浊的尘世之上,理由很简单,“因为有了爱,就除去了罪和惧怕”。

这里要探究的是,陈小安的精神力量来自何方?在王彪的笔下,那不是单纯的良心发现,而是来自彼岸世界神的启示,它超越了此岸世界的恩恩怨怨,滋润着主人公的心扉,将怜悯与温情送给世人。作者承续了先前《身体里的声音》、《越跑越远》等作品中细腻柔美而灵动不拘的风格,充分发挥了其擅长刻画女性人物的特长,将诸多人物放置在灵魂拷问的极端场景中,探索着人性深处的奥秘,实现了一次醒目的突破。

(王彪《你里头的光》,《江南》2016年第6期)

新书推荐

《罗曼蒂克消亡史》程耳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七个短篇小说,七把扎出人性荒诞的利刃。程耳的小说如同他的电影,循环推进,起落得当,总要人怀着好奇与疑惑,绝难一览无余。他通过冷静自律又舒缓细腻叙述,连接往昔与现在,抖落隐秘,那些浪漫的,需要被重新打量,那些经得起打量的荒诞,才最浪漫。

《认识电影》(美)路易斯·贾内梯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认识电影》一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历经四十余年的洗礼,已成为百余所世界名校电影概论、影视制作、电影美学等专业的经典教材和必读书目,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行。书中提供了各种认识电影的角度,帮助读者了解电影是怎样以一种复杂的语言进行表达和传播的;同时,通过剖析大量影片实例,结合众多剧照来解释电影创作过程,使学电影变得更为生动有趣。

《合适》(日)坂井丰贵著,后浪出版公司·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久以来,用何种方式将东西交到最合适的人的手中,一直是经济学家致力解决的问题。在一般商品市场中,价格决定商品的分配:你出得起价钱,就能获取心头好。可是出于道德或公平的考量,有些市场没有或者无法标出价格。此时,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设计出合理的“游戏规则”,引导参与者真实地表达意愿,有效地分配资源。作者为日本经济学界新晋翘楚。

焕发思想光亮的写作

◎ 王唯铭

理论上,任何一种写作都有它的意义,而惟有那些焕发思想光亮的写作,方能卷起我们头脑中的风暴,在这样一个认识维度上,我推荐钱跃先生所著的《有德者昌——“史记”中的德政廉政智慧》一书。

钱跃系60年代生人,对浩瀚的中国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亦将兴趣转变成探究。2014年,钱跃反复阅读了《史记》,因了这次苦读,有了他的历史写作:《有德者昌》。

在13万字、64篇的这部书中,钱跃特别中意这样两篇,其一,《楚庄王以德服人》;其二,《重耳如何论功行赏》。

《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由

于讨伐叛军来到周都郊外,周定王派王孙满前来犒劳。其时的楚庄王未免有点得意忘形,他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还发出如此狂言:楚国只要销毁它士兵刀剑上的刃尖,就可以铸成九鼎。对此,王孙满不亢不卑回答:如果君子无德,鼎再重,照样会被搬迁;若君子有德,鼎再轻,照样稳如泰山。结论是:在德不在鼎。

楚庄王被震撼了吗?一定是的;钱跃被震撼了吗?同样也一定是的。

《史记·晋世家》,说的则是晋文公重耳遵守当年流亡期间与楚成王的约定:若两家交兵,我方一定退避三舍。历史果然以预言方式推演:晋楚交战,晋军先退避三舍,礼让之

后,又以偷袭方式大败楚军。战争结束,晋文公封赏,却将头功赏给狐偃而不是先轸。有人不服,认为城濮之战的打胜靠先轸而不是狐偃,如此赏罚显然有欠公正。晋文公回答得好:先轸打胜了战争,是一时之利;狐偃让我战前要守当年“退避三舍”的信用,是万世之功,“奈何以一时之利而加万世功乎?”

转述于此,作者钱跃忍不住发出感叹: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古人是一面最好的镜子,赏罚时,目光不能仅仅盯在一时一事之成败上,而要放眼长远,才能让赏罚对象口服心服,才能使赏罚发挥导向作用。

从“修己以敬”到“襄公之时,修